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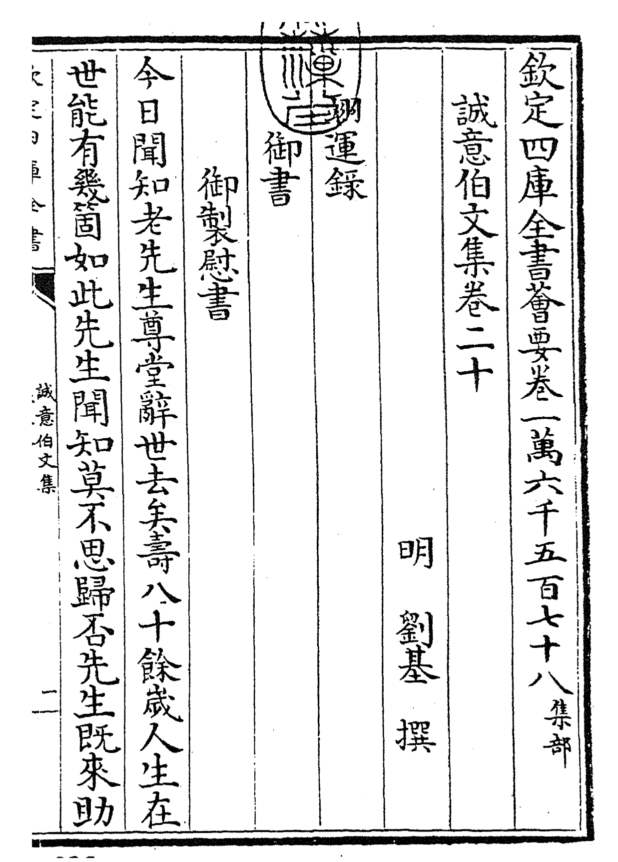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意伯文集卷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意伯文集卷二十

明 劉基 撰

翊運錄

御書

御製慰書

今日聞知老先生尊堂辭世去矣壽八十餘歲人生在世能有幾箇如此先生聞知莫不思歸否先生既來助

我事業未成若果思歸必當且寛於禮我正當不合解
先生休去為何此一小城中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
却不當擋先生歸去昔日徐庶助劉先主母被曹操將
去庶云方寸亂矣乞放我歸先主容去致使子母團圓
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處以徐庶論之必當以徐庶
之去今日先生老母任逍遥之路踏更生之境有何不
可先生當以寛容加飱以養懐才抱道之體助我成功
那時必當遣官與先生一同鄉里薦母之劬勞豈不美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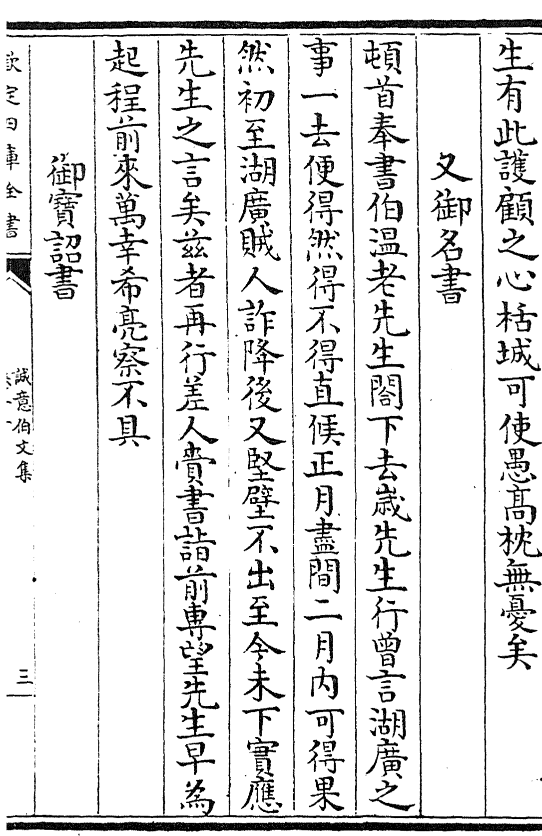
御名書

頓首奉書伯温老先生閤下愚與先生自江西别後屢有不祥皆應先生前教之言幸獲殄滅奸黨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專詣先生前虔求一來望先生發蹤指示耳日夜懸懸六月二十二日尅期回得教墨諭以六月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先動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見則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踴躍足不敢前如此者何

蓋以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發愚所向無敵今不敢違
教然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是以再差人
星夜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為念德教為心早賜來臨是
所願也如或未可即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户
擇定密封發來實為眷顧惟先生亮察不備

又帖

郎中胡深轉奉到先生喻以守備之書知人情之見山
中豪傑可否盡在其書愚觀先生之識又何言也似先


生有此護顧之心桰城可使愚高枕無憂矣

又御名書

頓首奉書伯温老先生閤下去歲先生行曾言湖廣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俟正月盡閒二月內可得果然初至湖廣賊人詐降後又堅壁不出至今未下實應先生之言矣茲者再行差人賫書詣前專望先生早為起程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

御寶詔書

朕聞同患難異心者未輔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
居栝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
爾曾别閭里忘丘壠棄妻子從朕於羣雄未定之秋居
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
休光發蹤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
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内變爾多輔焉至於彭
蠡之鏖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
也悲號自旦日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

也哉今年夏告鏡粧失胭粉之容遺子幼冲暫回祀教速赴京師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勲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賜臣基

皇帝手書

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於京師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柰何

元以寛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歹人惡嚴法喜寛容謗罵國家扇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黒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黒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厯數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安否今差虎賁期往卿住所為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峰之中必有真樂使者往而回勿賫以物茶飯發還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

時書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劉基再作平蜀頌一章以為傅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聞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蓋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内故賢者讃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政

豪傑忿爭吾承人後偶獲多兵訓練為我調用有時命將四出有時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羣雄斂跡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昇之童孩負固不伏陰生詭計誘諸洞蠻夷為我邊民患於是發兵二道命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瞿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决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頼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經階文逾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

當鋒其戴壽者恃瞿塘之險選老弱守之盡拔堅關之兵西行與潁川侯戰道逢潁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逼成都其攻瞿關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潁川侯木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乘機破關擣虛而至偽京師幼主明昇銜璧率文臣請降戴壽為傳將軍生擒於成都於是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傳一廖次低昂是焉其詞曰

天佑我邦師出以律將忿揚揚馬嘶蹄踏畫角聲張
惟我賴侯智勇難量羌人稽首壺漿道傍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蠢爾戴壽率衆來當一戰披靡拒城且藏
旬日困逼詣軍請降傳將功就再歌瞿塘天生廖將
與傅成雙江風浩浩起我旌幢泊舟連壘直破瞿關
生俘偽主市肆無干遣使飛捷一刻數關天產名將
兵出農間非朕有能實由天鑒有臣在南家居枯蒼
生而能文舉筆何難謂我採擇黼之班班

誥詔祭文

御史中丞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擾攘之際控馭乎一方慷慨見予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且栝

蒼為鄉鄉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世民猶據險
方當兵起乘時紛紜原其投戈嚮化帖然寧謐使朕無
南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謨也若夫觀象賦祲特其餘事
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義禮新國
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
斷自朕衷居以宗秩清要得人於斯為盛於戲紀綱振
肅立標準於百司耳目清明為範模於諸道永綏福履
光佐丕圖可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宜

令劉基准此洪武元年三月日

弘文舘學士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朕稽唐典其弘文舘之設報勲舊而崇文學以舊言之非勲著於國家猶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德俱優安得而崇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當是時枯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節次隨朕征行每於閒暇數以孔子之言開導我心故頗

知古意及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觀乾象慎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於戲蒼顏皓首之年當撫兒女於家門何方寸之過赤眷戀不捨與朕同遊後老甚而歸朕何時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散官如前宜令劉基准此洪武三年七月日

誠意伯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咨爾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劉基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主於未發

之先願効勞於多難之際終於成功可謂賢智者也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朕提師江左兵至栝蒼爾基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於是鄉里順化基累從征伐覩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多効勞力人稱忠潔朕資廣聞今天下已定爾應有封爵特加爾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以給終身子孫不世襲於戲爾能識朕於初年秉心堅貞懷才助朕屢獻忠謀驅馳多

難其先見之明比之古人不過如此尚其敷爾勤勞忠志訓爾子孫以光永世宜令劉基准此洪武三年十一月日

祖永嘉郡公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天眷我邦生英才而翊運世濟其美立功業以承家是以得賢為用而必推其本焉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父劉庭槐志樂詩書義孚鄉里積善餘慶發於孫枝今朕褒賞功臣

煥揚禮典追榮頒寵爵及先世此祖德之明効而國家之至恩也松楸有耀益厚來昆可中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祖母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國有壽俊為善治之資家有賢孫乃重闈之慶顧玆盛事是用推恩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母梁氏出自高華著其賢淑

積德垂範以開後人遂能作朕名臣卓為腹心耳目之寄故追封之典及其大母亦以體孝孫之心也頷茲嘉命玄壤其光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父永嘉郡公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士有厚德而食報雖不在其身必有賢嗣而得時足以大其後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父劉爚世為右族人服令名蘊設施

之才而無求于時貽文學之傳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
行義方於古人謀猷著于實用朝廷所賴士民所瞻皆
遺訓之功力善之徵也錫命表一門之盛列爵居五等
之尊大郡疏封玄堂永賁可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
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母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母氏劬勞為人子者思報罔極之
恩惟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斯亦可為孝矣資善大夫御

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劉基母富氏貞資婉範婉德
生賢孟軻成大儒王珪爲名輔致兹樹立葢有其原爵
禄優榮不逮于養然母之貴每因其子功庸既昭霈恩
宜厚劬勞之報庶遂其心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
此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妻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淑女配君子致内治之有成人主
得賢臣霈封恩而並及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

善大夫劉基妻富氏德功端茂閨閫嚴明佐此名卿嘉哉儀範中饋盡其愛敬家道至於和平爵秩從夫禮文合古錫以金花之誥爰疏郡境之封祇服榮光茂膺多福可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富氏准此洪武元年十一月

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羣雄

鼎峙孰辨真偽者誰歲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師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枯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枯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勑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致使不安若明

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體也然若愚惷之徒必不克己將謂己是而國非卿善為患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則釋他人之餘論況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强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颺去戀巢之情時時而復顧禽鳥如是況人者乎若商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

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栝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盡者歟

龔封誠意伯誥券

維洪武二十三年歲次庚午十月己未朔越二十七日乙酉皇帝制曰昔者皇元運末豪雄鼎峙海內瓜分當是時士夫之衆數莫知其幾然而泛泛從人者亦何量哉所以曩古賢智之人務必擇人而樹以善天下奠安萬民士豈易從人而輕滅姓氏者耶所以當不可從之

時雖死士節尒也不移何為若是噫是雖死也名彰矣
朕曩與羣雄並驅數年之間異聲教而擅烝民者不可
勝數熟辨真偽者誰爾劉廌祖父誠意伯劉基乃㮣蒼
之士居勍敵之陸邇山賊之寨間道兼程星馳來附陳
朕歷數之有在議戡定之機措安黎庶之道其為人也
士氣凛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繼歿於奸臣紊政
之秋此果不移節也歟初授伯爵以終身因節弗移今
特以前爵授爾廌為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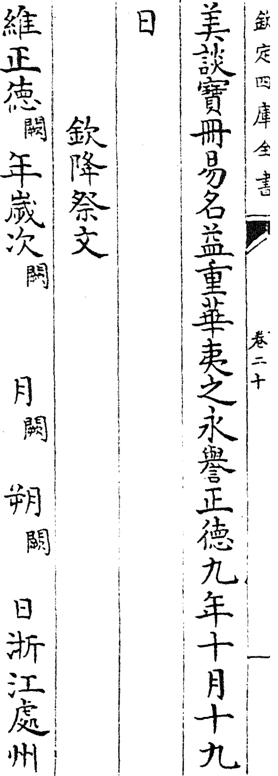
五百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有非為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免爾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功爾其敬哉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臣詹

徽宣奉贈謚太師文成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增秩彰功進穹階于一等飭名顯德加美號于百年禮在褒崇事關勸教爾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慷慨有志剛毅多謀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屬聖祖之聿興乃明良之載

遇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遂覃精誠之慮益酬神武之知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蓋始見異雲而識王氣復仰指乾象以示天心逮應聘栝蒼陳時務于建業即從征彭蠡定大事于中原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參前代之名臣休聲罔替稽累朝之報禮恩典尚遺今特贈爾為太師謚文成於戲青田薄賦已為鄉里之



美談寶冊易名益重華夷之永譽正德九年十月十九

日

欽降祭文

維正德闕年歲次闕月闕朔闕日浙江處州

府青田縣知縣某欽承上命致祭于開國翊運守正文

臣誠意伯贈太師諡文成劉公曰惟公學本帝師才具

王佐相我聖祖迅掃甸氛乾坤載清綱常復正古稱名

世何以過之惟皇念功特伸卹典文成之諡光于留侯

歲祀之儀比于魏國茲惟仲春秋式當明薦老成雖遠風烈固存秩祀有常永昭崇報尚饗

頌表

瑞麥頌并序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羣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皇帝提三尺劒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荊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閩海率從

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洊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陜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

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

饑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溥彼原田滃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并序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皇帝將祀地示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詔百僚集射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

七日己巳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太廟遂居于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風徐來淋潦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皇帝被衮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煙不揚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集皇天后土信不忒也臣基獻頌曰

濬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脩物

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聖皇維我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劔由一旅興奮于長淮長淮具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賨稽首龍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斾霓旌鐵馬金戈蹴踏泰岱憑陵華嵩鋤秦定燕掃貊滌戎莫亢我前莫

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天子德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旣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黄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 并序

臣聞天命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為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

也元德既衰九土麋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荊湖再伐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粤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原拾宋掇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讋鬼慄匍匐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阯鏃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偽號大臣皆請討之皇帝憐其父没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

乃命將師師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其郡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盖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羣雄並起為之驅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遥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阻閡與華不通金牛啟道厥竅

斯鑿岷峨岧嶢始連井絡秦以之覇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北方紉閤倚天瞿唐拆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蠢茲羌戎憑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天子之威廟筭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山摧羌人失蒐悉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奏凱聲動玄黃黧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受天之佑受天之佑天子萬壽

甘露頌 并序

欽惟皇帝順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既成文治大洽恪恭天地孝敬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祇肅是以億兆歸心遐邇嚮化羌夷蠻貊無有弗庭皇帝愈加謙慎深惟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業思舉羣臣庶民咸躋雍熙以承天眷教誨戒飭諄諄切切日不厭勤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醇和至精悉發悉達禾麥呈瑞年榖屢登倉廩之積如岡如坻民用紓矣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

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美酒醍醐五年十有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于天則甘露降鍾山京國之鎮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于兹則天之所以彰我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顯矣乎昔者軒轅黄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黄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年屢降則天之所以壽我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羣臣莫不欣懌百姓莫不蹈舞舉手相慶而在廷之臣或

為詩歌或為賦頌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獻頌曰

古帝軒轅德協于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我皇統坤握乾芟翦豪猾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清四邊滄溟帖濤嶺嶠収煙宏功茂烈烜赫八埏郊社宗廟享祀豐蠲日月星辰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罔不宣寅畏天命翼翼虔虔匪直臣庶亹亹惓惓惟恐弗及惟恐或愆皇天后土睠顧式堅瑰祥信禎來集連連膏露流滋如瑤如瓀味奪醴齊光粲珠蠙高映斗極深浹重淵

被之竹栢竹栢鮮鮮被之鶴鵲鶴鵲娟娟璧月宵烱銀河曉旋天乳耀芒熒于穹圓霏霏其霧泥泥其泉旨旨其飴馥馥其荃瑞我聖皇神恬氣全萬姓率德七曜順躔皇壽如山如黃如玄超三軼五煥後輝前小臣作頌願附史編

謝恩表

伏以出草萊而遇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謝欽惟皇帝陛下 以聖神文武

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羣雄不數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庸愚生長南裔踈拙無似其能識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歳園葵之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于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錫臣以封爵賜臣以禄食

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揆何修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闕拜謝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雜錄

故誠意伯劉公行狀

祖庭槐字尚德追封永嘉郡公祖妣梁氏追封永嘉郡夫人父爚字如晦追封永嘉郡公母富氏追封永嘉郡

夫人公諱基字伯温世為栝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開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不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間閱書肆有天文書一

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强禦為政嚴而有恵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

浙儒學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項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

作文以期之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琳哈喇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德哷特穆爾左丞招諭方冦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狀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註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德哷特穆爾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

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德哷特穆爾左丞鞏羈管公于紹興公發忿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門人穆爾薩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耶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宂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

者輙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舒穆嚕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廵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敕書至公於中庭設香案拜曰我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所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残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

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栝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箠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珎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栝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

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欵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内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

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
王業者在此時也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
凡若干萬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
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
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
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
公以為宜遲拔江州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
廣江州平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略公

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去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須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囬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抜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踼所坐胡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上以

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栝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

其小民亦未嘗不懐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
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上上因令公與通問
公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上時使人以書訪
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
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冦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
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
也比三日黧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
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

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上或

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
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黒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
將時叅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没他日公見上上方欲刑
人公曰何為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
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上
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
言提至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
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上

臨朝即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公讞滯
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
法定制上從之張士試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
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
趙高也上頷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巽異嚴等
伺察公隂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
災巽異嚴因為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公平日客閧於上或
上使為之者巽異嚴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巽異嚴斬之遂

治黨與盡得其與𥚃通謀狀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上登大寶于南郊公疏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税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上特

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温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獘俗一二年後寛政可復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寛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齎奏詣行在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即

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手詔叙公勳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勳冊公至京師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至誠不強也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

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

捧表詣闕謝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上
仍以文答之八月上使䞋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
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
少濟以寛書奏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
藁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上甌栝間有隙
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
挾方冦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廵檢
司守之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産且屬温州

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逊軍周廣三反温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搆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吴雲訹老吏許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上聽遂為成案以奏賴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上時已勑璉歸及奏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丞相

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慼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

某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稾五卷名曰犂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虒貊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

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寛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𡸁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然與人交㳺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賛上成大功上嘗臨朝稱之

公輙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弈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為憂喜者即此可知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

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没仲璟與璉之子廌請録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畧為行狀至於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强質也洪武癸亥孟春將仕郎秦府紀善同郡諸生黄伯生

狀

勑建誠意伯劉公祠堂記

上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賛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禄自栝蒼來朝且言曰先臣基沒垂八十年于兹故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乆之神無棲止祀罔攸享臣禄荷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為請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扵是浙

江布政司右布政使白圭處州府知府萬安青田縣縣丞郭仲禮咸奉行唯謹僉以舊祠幽僻用徙高亢於神為宜乃度地於宅之東南維吉方將有以規所需邑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先生嘗有大造於吾民也欣然相與計田聚財輸于官得若千萬緡乃涓吉辰徵工簡材首隆寢堂翼以兩廡屏以三門齊戒有室庖湢有舍而又飾以黝堊繚以周垣制度宏深規模軒敞神主攸奠煥然光輝猗歟休哉告成於天順元年十二月之朔禄

詣闕謝恩畢退而屬夔為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著之翊運録昭若日星人皆知之無所庸喙獨出處之節或者以嘗仕元為疑則不可不為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負豪傑之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第累仕累發其奇輒不合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世而世不能用遂歸隱栝蒼山中以耕食為樂盖元氏一遺民耳及皇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卧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既而吳漢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

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誠不忍天下之棼棼也矧高
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預占於十年之前矣於
是慨然以天下為巳任東帛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首
陳天命有在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之子房謀無不
用用無不效卒成天下大業厥功偉哉夫元運去矣為
元氏遺民猶遲遲不肯輕於他就及不得巳必擇真主
自輔運籌决策取天下於羣雄之手非取於元氏也先
生於此盖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

有莘之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世者豈有他哉誠以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巳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即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先生無愧於元氏無愧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之節夫何疑哉嗟夫自元氏主諸夏九十三年其亂可謂極矣高皇帝一旦出而掃盡無遺以雪神人之憤使天下復見二帝三王之治真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抑先生之心殆有見於是哉由是言之比之伊尹功或過矣於乎

如先生者雖百世祀可也况祠堂乎是宜我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興起其子孫俾得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歟夔生也晚忝與先生同浙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為日久矣敢書此于麗牲之石以白先生之心後世欲知先生者尚有考於斯資善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嚴郡姚夔譔

敕賜翊運祠碑記

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世所不可無之大功否

極而泰剝極而復此理也亦勢也世至于元而世變極矣秦隋五代之暴且亂盖不若是甚也此我聖祖再造乾坤之功所以跨唐軼宋逼漢高而過之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若我聖祖之功豈非曠萬古之所未見而天下後世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天將降是亂於世必預為之生能弭是亂之人於其先故伊摯不生於商而生於夏子房不生於漢而生於韓皆亡國之英出而為興王之佐也用是在泰則有上下之交

在復則有朋來之助我聖祖之創興大業雖藉膂力爪牙之士而謨謀帷幄指授羣帥則皆誠意伯劉公之功蓋天實授之而非偶然也是宜百世廟祀以享天下之報夫何歷世既久寖遠而堙至景泰間始有博士之命爲之立廟以祀弘治中尋以禮科給事中吳仕偉之言録其九世孫瑜爲處州衛世襲指揮使蓋先是郡人鄭以璋嘗有立廟之請詔下所司巡按分守等官實奉行之至是瑜還監察御史邢公纓兵備副使林公廷選張

公實首謁公廟復通道立坊扁曰翊運元勲之坊於是廟制煥然一新乃命公八世孫養以鄭御史宣之言來屬予記予惟公之豐功偉績實與天地相為始終使生民之類不至糜爛泯沒而綱常倫理為之復振是誠不可以異代而論也旗常金石在所必載信史正人在所必録亦豈區區所得而贊之哉因繫之詞曰

天生至人兮輔我皇明天實假手兮亡國之英桀五就而不售兮國用以傾故將大有為兮待文王而後興公神不死兮

百世如生在帝左右兮熏蒿愴悽於穆廟祀兮崇階兩
楹灑酒麗牲兮苾芬其馨仰瞻再拜兮我民之情神其
不爽兮來止來寧正德改元春三月朔賜進士出身通
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兼經筵通鑑纂要官
前南京國子祭酒翰林院侍講同修國史黄巖謝鐸撰

祭誠意伯文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九月壬午朔越十六日丁酉承
事郎前工部員外郎劉彬承事郎水部主事兼吳相府

錄事吳公願從仕郎前常州府武進縣丞趙嗣春等謹以牲醴致祭于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之靈曰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荷戈兮銷鋤犁以為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强是食競侵略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滃滃而眯目兮燄炎炎而漲天計剽殺為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翳穹蒼之念亂兮實挺生夫聖明擐仁義為甲冑兮嬰忠信以為城江淮翕其景從兮

顧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疇啟予之雄圖惟
先生之壯志兮夙緼皇王之學鄙管樂而陋彧猛兮謂
伊吕之可作神諒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璿璣覩王氣
之攸屬兮知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
隨龍欝予東之耿耿兮舍聖人其焉從應聘命以効忠
兮驩契合於諾唯神籌祕計不可以言喻兮恒決勝於
千里彼偽漢之搶攘兮舳艫肆其横江陳我師於彭蠡
兮殪封豕於莊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循豫章而東之

蘄黄與鄂岳兮固風靡而無遺先聲讋兹兩浙兮復禽張而縶方摻破竹之形勢兮七閩惴其敢當閩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為而後我征不庭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力也發蹤跡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皇錫爵以酬勞兮位次亞夫公侯效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松以遨遊胡二豎之搆患兮動宸衷之惻惻帝曰卿其遄歸兮畀優游於禄食賜絲綸以褒美兮示睿眷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桑梓賁

其寵光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陰隲之獲報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頽而梁木壞兮忽溘焉其云亡不憖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勲於開國兮況著述之必傳秉二美而並載兮流芳譽於青史永鴻名於無斁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鯫生之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曩叨班於朝著兮沐教載之嘉言承恩例以聯歸兮敢景行於先哲偕同心之友朋兮敬辦香之是爇登齋壯于几俎

兮崇清酤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底至誠之馨香蔚采采而垂華兮露冷冷而凄其靈惝怳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思尚饗

御製慰書贊并序

今上皇帝宸翰賜誠意伯劉公基者也公薨後十六年仲子璟出以示臣伯衡竊惟公丁太夫人憂上聞公欲奔喪於是作此慰留之蓋不以一節之孝望公而望公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公忍不以天下之重自任顧慮一

節之孝哉被旨聳然不敢求去宜矣夫公負命世之材本之以皇王之畧輔之以天人之學在勝國也年甫弱冠已擢巍科然而低徊散地逾三十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焉今上龍興肇基帝業遂以耆老為腹心之臣天也生元聖而遺之作配也方是時俊乂如雲布列帷幄眷倚之重則屬之公豈偶然哉若公所謂不可一日無者也而可使一日去左右哉公感激遭遇殫其智慧矣其策畫上贊廟謨神筭曾不十年濟

一統之功成萬世之業固不肖特達之知上登大寶論其功班爵位次公侯傑然為開國宗臣推恩二代而太夫人追封永嘉郡夫人報功之典抑亦至矣於戲豈非千載之盛者乎敬拜手稽首賛曰

煥乎雲漢之章謞如天語之温累尊卑之分而形迹之不存篤上下之交而元首股肱之為親蒙異眷而感厚恩且不難於殺身而喪元況於鞠躬竭慮附翼攀鱗建大業而集大勲乎於皇聖神所以駕馭英雄而再造乾坤者雖非

草茅所敢與聞由此觀之亦惟虛已盡下以心感人而已矣一札之頒見於劉氏之門求諸同時莫比倫可以勸羣臣可以華子孫方之鏤金為券詞林代言假手儒紳不猶玉之於瑉㸔則敕書誠為希代之珍於戲休哉洪武二十三年歲次庚午夏四月戊戌將仕佐郎處州府儒學教授臣眉山蘇伯衡謹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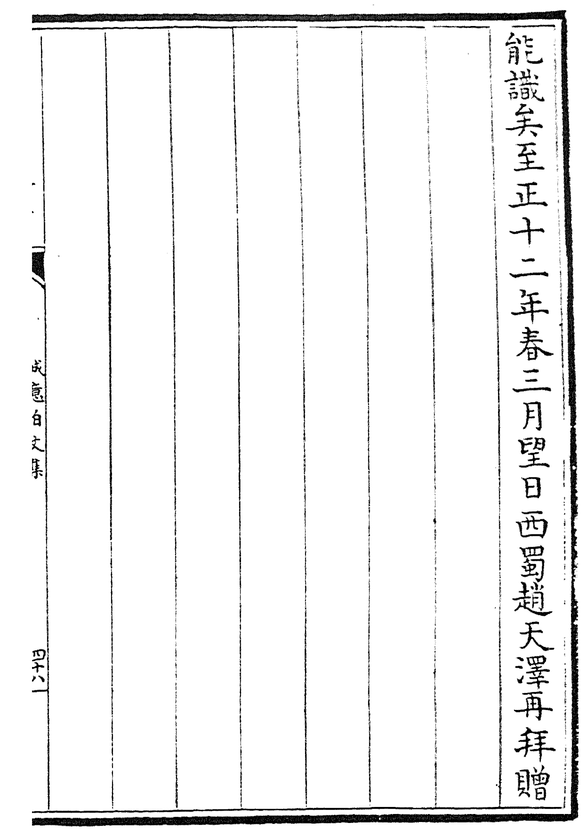
送儒學副提舉劉公序

古之大有為於天下其抱負設施非庸流所能識也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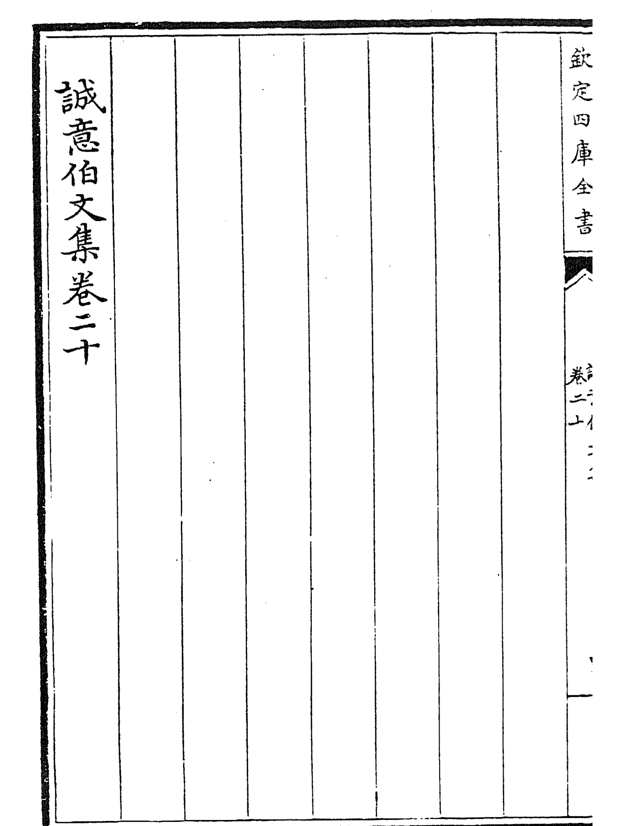
溪之兆有莘之聘惟有道者盡之既而同心協德應天順人克造丕業是皆有以關世運係安危豈偶然而已故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輔是君君不知是臣臣終不為是君用也方其未用處木石友猿鶴猶擁踵一夫耳既用之而功烈巍然為後世師法無他其抱負有素而設施自異蓋驗之於成蹟人猶未至察之於未形誠不易知故知人自古所難今以器識斗筲而求之於未形益難矣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公伯温人知其賢而

未為盡知也抽經抉史作為文章考藝棘闈得人為盛為士者知尊儒宗矣在江西政事沛然擿奸若神在薇垣按律不移贊助為多為仕者知讓廉明矣在儒司恥道不行移文決去勇退者知芥視軒冕矣是皆得之於事為之末又烏足以知公之藴哉余遁跡林下無用於世公不以里鄙愛之重之每頌少陵之詩謂余曰用為義和天道平用為水土地為厚孰能當之政夫子自道也閒嘗侍行省大臣左右僚屬咸在因論江左人物余

正色首以公對衆愕然既信且疑嗚呼使貪婪闒茸者聞之未必不指為朋黨過稱而竊笑之矣雖然有卞氏而知荊山之寶有九方皐而知千里之才天機所到不獨湯文之識伊吕也蕭何拔韓信於諸將中劉豫州師孔明於草廬何世之人曾蕭劉之不若也向非信之篤而用之專則泜水之奇八陣之圖何由照耀後人況抱負非止於二子者耶知不知用不用天也世運安危之所關係也噫是固非庸流所能識也矣是固非庸流所



能識矣至正十二年春三月望日西蜀趙天澤再拜贈



誠意伯文集卷二十

誠意伯文集附録

子璉考功監丞敕

皇帝敕曰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各人如所在宣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未知必稽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為監其職若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者安得而專其事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者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

若非人而職此必倹大而賂小以全其考愚君枉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奈何空眼無知是謂得人之難爾劉璉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驗平生於戲公私黑白惟丈夫者别之愚下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為承務郎考功監丞戒哉戒哉

江西參政誥

皇帝制曰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禄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為秦

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為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家利病所以四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

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彰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江西承宣布政使司缺右叅政朕特以爾考功監丞劉璉為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汝往欽哉洪武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御祭江西叅政文

維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九月甲午朔越二十有一日甲寅皇帝遣國學生陸居敬諭祭于江西布政司叅政劉璉之靈曰曩者渡江之初爾父即來相從謀謨左右每竭忠誠及天下大定特封為誠意伯告老還家竟以疾終重念爾父之勞遂命爾為江西布政司叅政爾能繼承父志律身以廉何期年未四十一疾長往訃音遠來良用嗟悼特以牲醴祭奠爾其饗之

故叅政劉公墓碑銘

皇明有佐命勲臣曰誠意伯劉公既薨上嘉念其功不置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官其子孟藻後一月監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超拜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未三年竟薨于位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上聞之嗟悼不已敕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為祭文命國子生陸居敬致奠其子廌等卜地里西石門嶺董田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焉既而使來屬伯衡銘其墓上之碑按孟藻姓劉氏諱璉字則孟藻也

處州青田縣南田里人曾祖諱庭槐皇贈中奉大夫中
書叅知政事護軍祖諱𠍍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
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諱基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
士太子贊善大夫加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
軍封誠意伯曾祖妣梁氏祖妣富氏並追封永嘉郡夫
人妣富氏封永嘉郡夫人娶陳氏子男二人長廌次虎
女一人適麗水陳仔孟藻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過輒能
諳誦後終不忘年十餘為文辭立就竒氣爍爍紙上其

師覽之有愧色孟藻器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留輦下也孟藻內事母睦宗婣外應門户撫鄉里無一不中度於時永嘉為方氏所據鄉之羣無賴子煽於方氏將相挺為變孟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奠枕其年才十八耳誠意伯以聞上曰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于家也遣孟藻上表謝恩召至榻前與語上為傾聽而任用之意昉於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見武樓下內出所製賴

川侯傅友德等文俾持歸示誠意伯別選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朝謁無慮八九至至輙燕見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為賢而極為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請於上曰甌閩之交有地曰談洋僻絕而喦險戍卒逋逃淵藪也愚民往往蝗聚為奸利樹巡檢其地庶幾人知顧忌可其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關白恨甚及具封事言郡縣豪猾吏孟藻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愈益恨適有旨逮豪猾吏乃訹使誣誠意伯

以非法而刑部尚書吳雲等承執政風旨議坐孟藻賴
上登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監察御史
李鐸以上旨來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即日出書石
室中槀從李御史赴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
戒之曰慎勿泄也喪葬畢其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
來取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上慰諭之
曰忠孝哉其留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服賜寶鈔
叁拾貫遣之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伍拾貫秋七月服甫

除而考功丞之命下考核平亭時譽翕然上猶以為散地兼試監察御史風裁凛凛眷遇尤篤陪祀圜丘被旨進句無違禮者搢紳多之明日圜丘署丞進瑞粟特詔孟藻與通政使曾秉政作歌獨孟藻所作稱旨未幾除參政出涖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日除官四百餘人上諭衆曰劉璉勲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歷官著効故委以重任也顯有異績且入中書矣衆廼始知上於孟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稱其在江西

也同官韓士原貪而苛沈立本憸邪而不知大體孟藻一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决議不為俯仰雖出語侵之不變一號一令忖度利病便不便而後從違造城磚厲民更其要約而倒懸以解督運吉安布粟兼收而公私稱便淹禁囚徒充斥窮日夜之力疏理而囹圄以空此尤見褒賞於朝廷者也以此專使來錫監丞叅政命書方屬意大用之而孟藻憤立本專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禄而天奪之乎薨之日君子以其方嚮用而

遽没降年又不永咸涕洟盡傷焉伯衡竊惟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誠意伯之遭逢至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况孟藻能篤其忠貞奮其材猷上結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峻擢死蒙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來聞其風未有不歆慕其忠孝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而其忠則大行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於斯哉今伯衡以朋友執筆為銘誼也烏得而讓之銘曰聖皇龍興豪傑雲從運籌帷幄偉哉劉公令德不匱

有君爲子繼武而作爲天子使君鍾粹美强記絶倫不
煩師教肆筆成文爰自弱冠善謀善斷不動聲色制亂
將變事聞當宁當宁曰嗟允矣肖子亶其克家公雖退
休心乎宸𫎇上表上章君則奔走闕門峩峩出入不呵
侍于燕閒家人莫過上公通侯罔不恭敬曰父名臣宜
子之令柄臣憾公獨不已親因事返噬遷怒於君巧詆
深文冀罔天聽君免于辜皇仁且聖求公遺書詔使臨
門迺滕迺稾獻于帝閽皇欲用君君乞終制俞其請矣

申錫楮幣祥琴既御趨而造朝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
宅鞍馬以莫不賚其官再遷首尾三載君在考功有陟
必明君試御史無回不貞殿彼大藩豈無方伯徃參厥
政徽君孰托有兵有民有錢有糧有獄有訟有紀有綱
晝思夕惟不遑啟處何利不興何害不去去害興利民
罔時恫頌聲洋洋達于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奬使者
言還君已長徃命難諶斯而止乎兹不秉事樞以究厥
施年與材違皇用慨嘆遣文祭之親御宸翰恩禮優渥

終始哀榮君又奚恨雖死猶生輝暎前人慶延後嗣銘以傳信作者太史翰林國史院編修蘇伯衡譔

自怡集序

自怡集者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劉君孟藻所著詩也詩凡九十四首盖孟藻少臨事而又年三十二以卒其所著述亦多散亡故其所見止此嗚呼為士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業固不假是以傳然使後之人頌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將不有頼於此

乎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者言之華者也古人謂有有道者之言有有德者之言予亦謂有有才者之言有道者心無所累故其言和平而不迫有德者心有所守故其言典雅而不肆若夫言之美者麗如毛嬙壯如荊卿奇如孫吳之兵富如陶朱猗頓隨取而有長篇短韻各自名家然語其才則有餘求其本諸道德則槩乎而未有也是以或失之淫或失之險怪或失之靡志得則矜以驕一不得志則怨以悱而詩病矣孟藻先中丞以

弘才大畧佐上定天下策勲受封而且以文章擅一代之盛孟藻侍游輦下所與交者皆鴻師碩儒既而入贊考功試御史出佐大藩余嘗見其奏對詳明遇事剛果坐折姦佞不撓不阿宜其少年鋭氣盛滿於中今讀其詩顧乃温柔冲澹怛然有愛君憂國之至情而自視欿然如有不足噫若孟藻非所謂有德而庶幾乎聞道者耶予在鄉里辱游兄弟間及竊禄京師與孟藻待詔闕下未嘗一日不相親也孟藻尋有江西之命而予亦侍

王之國闕中別去二年而孟藻不可作矣其子厲以是編將刻諸梓屬予序之予義不得辭若夫孟藻平生大節作者述之已備玆不著洪武十三年二月望日將仕郎秦府紀善同郡黃伯生序

故叅政劉公哀辭并序

孟藻姓劉氏諱璉世為處青田人皇贈永嘉郡公諱爚之孫故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之冢子也繇考功監丞歷試監察御史為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積

階至中奉大夫年三十有二以疾薨于位孟藻為人敏
慧警穎書讀二三過輒成誦終其身不忘髫齓中即嶷
然狀成人習詩文操筆立就師自以為不如屬元之季
所在盜起中丞仰觀俯察奮從真帝於大江之東為之
發蹤指示謀不出幄而制勝千里筭無策遺用能剗平
羣雄混一四海定功受封為開國之佐當是時也孟藻
獨將家屬處南田山中南田左右故草竊根據嘯聚不
以時忌中丞任事將禽獮之乃偽為服屬而圖肆毒螫

於陰孟藻潛覺焉撫其豪酋結以忠義或委以利或惕以威或刼制其要害咸就規束莫敢螙中丞之舊故姻戚與凡戲下之衆孟藻罔不人得其歡心侍中丞若嚴父夏日氣屏息慄戰于服退見孟藻煦如陽春谿若山谷無問遠邇賢不肖惟孟藻是附孟藻亦各有以處之不柰毫與髮及中丞之請老而歸也天子念其勲伐欲數得問勞孟藻以一介行李往來于京者不憚六七至則燕見於上類家人父子俯伏陳對詳中宜上嘗字中

丞言曰伯温有子足以翊贊春宮矣於是廷臣自宰輔而下鮮不器孟藻者初甌括之間有地曰談洋負險而遠又界於閩無賴倚為窟以私販負軍戍徒役逋逃不會淵藪中丞病之入朝以為言請置巡檢於其地上從之執政權臣以出不由己不悅會中丞歸遣孟藻達封事郡縣不法者上輙施行焉而孟藻又不先以關白執政執政滋怒因抵以隙欲搆入其罪賴天子明聖孟藻得無隨坐洪武六年也七年中丞復朝京師孟藻實從

上數欲官孟藻中丞辭遣之中丞既薨九年冬十月皇
帝上緬玄象慨欽天之失職命御史賁詔謂孟藻令上
其父所著觀象玩占等書及天文諸家言孟藻已縢藏
石室悉取送官仍走謁於帝奏曰臣先臣基當屬纊時
畀臣抱書入獻無失其業臣遵治命謹以緘閉無泄倏
服闋上令已悉送官敢昧死以聞上嗟歎良久若曰卿
忠孝具著宜留事朕孟藻叩頭嗚咽以未禫為請詔許
歸終制賜鈔三十貫文皇太子召賜食更贈五十貫勉

諭彌厚十年夏六月既釋服遂拜考功之命考覈當其可稱厥職以謹飭見褒于上故不越年而超佐藩閫將有大任焉十二年出刑部尚書沈立本為布政使立本素諂附權臣至官即求所以媚之之事孟藻牢持不可立本屢動以危言欲脅制孟藻孟藻恚曰吾廷受帝命叅政江右知報國而已他所不卹何有於使哉發憤得疾六月某日終于公署訃聞天子為之震悼輟視朝遣使弔問親御宸翰為文祀以中牢於戲孟藻與余為通

家有兄弟之好余齒差長每班孟藻上曁余忝京官孟藻之來實主於余可否必籌飲食必耦寢必同席余泊於公事若沐湪孟藻多憐余之色余後歸田里得與孟藻會者僅四五而孟藻仕矣孟藻性和易見幾明決雖待人無忤而内懷剛正動率循律於非義際毅然有不可奪之節余意其當柱石斯世康濟兆民異日窮守文之君爲股肱心膂以享有太平嗚呼孰謂遽止於兹乎人之生患於無才有才患不見用既用患不能顯而得

君以行其志今孟藻才矣用於時尊且顯矣忠知於君而澤加於人矣家為能子國為良臣保有名爵正而斃焉生榮死哀尚何道哉雖然余於孟藻其能忘情否也孟藻之子廌以喪歸余適在温不得撫其櫬哭諸野比葬又弗克執紼以寫悲可勝既耶追憶曩昔作辭以哀孟藻且書遺其弟仲璟俾廌刻諸冢上其辭曰

南田莓莓兮武陽崔崔孰儲其精兮生賢孔才倚彼永嘉兮乃先厥開奮興翊運兮龍乘于雷良平其勲兮文驅鄒

枚克裕而後兮有植必培嗟嗟孟藻兮棟梁之材辭華蔚充兮如瓊如瑰又多藝德兮既美且偲無纖與洪兮衆善畢該結知主君兮厥轂乃推朝登金門兮莫躋金臺啓沃既良兮夔龍我陪帝瞻豫章兮西江之隈曰茲庶務兮汝佐其裁繩愆踈滯兮澤被一垓方期顯庸兮陟司于台若和鼎羹兮以鹽以梅曷尸大塊兮亟畀之菑民之無依兮西山云頹其志則誼兮壽齊于田有子輿櫬兮載號而哀矗如其封兮松栢是栽攄情託辭兮以

泄余哀琢之貞珉兮示于方來嗟嗟孟藻兮嗚呼哀哉

洪武十有三年歲在上章涒灘冬十月戊午朔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吳從善製文

誠意伯次子閤門使劉仲璟遇恩録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璟胡伯機於奉天門見欽蒙聖旨到歇處去每日來見十六日早朝奉天門欽蒙聖旨你叔叔的兒子着他快完了圖來見章三益有甚麼人回奏有子聖旨你明年帶得來葉景淵家有

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時與他帶將來聖旨你如今年年來見我各人與你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十七日早朝謝恩奉天門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是有見識人師問於他你學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了你每父親都是志氣的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都聽他那時與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你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禄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箇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

你每趂我在這里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挨年這歇來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花街柳市裏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家休要學那等潑皮的頑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胡伯機章允載葉永道於奉天門早朝欽奉聖旨教他每日日隨班朝見過節了着他回去二十五日早朝奉天門再面見欽奉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時他家裏糧誰與他辦回奏訖欽奉聖旨每人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箇也年紀小哩讀

書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我來這裏時浙東許
多去處只有你這幾箇老子來到如今也只有你這幾
箇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說呵也只把你這幾箇老
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喫的你每
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當鄉里取些和睦你
每老子在鄉里不曾用那小道兒捉弄人他與人只是
誠義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麽做便死也得
箇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也干着了箇死葉景淵雖然這

般死他死在官我也常念他劉伯温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箇不從他吃他每蠱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吃他每害了這起反臣都吃我廢了墳墓也發掘了那胡仲淵他若早依着我說也不到這上他只性緊了些恁父親到是有見識人便做先吃些虧到底也得箇好名胡家這小的癡早自將得這話來我道那里得些話來原來是他的我隨即趕得他回來他那哥潑皮又不至誠又要害我的軍我發他

在雲南金齒呵闊鈔了再叩頭聖旨我年時不筵席了
這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再見我了去叩頭二十
六日早朝奉天殿謝恩二十九日隨班洪武二十二年
正月朔旦隨班行朝賀禮初四日早朝奉天殿再於華
蓋殿面見欽奉聖旨你這幾箇小的雨下里天晴了回
去等我郊祀天地了去十三日晴上御殿宣制洪武二
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大祀天地於南郊你文武百官自
十三日為始致齋三日各供爾職隨班行禮十五日早

朝奉天殿午後大駕御南郊十六日晴郊禮畢駕回宮
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十七日晴上御殿賜宴行禮謝
恩宴畢出十八日晴早朝奉天殿再於武英殿面見聖
旨禮科給事中那里那中間小的是胡仲淵的兒子他
父親陣亡了這箇葉家他公公在江西做府官吃陳家
廢了這劉伯温是箇好秀才吃胡陳蠱了那胡家吃我
殺得光光的了這三箇父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伍拾
錠鈔那東邊長的是章三益的兒子與他貳拾錠這箇

是胡仲淵的姪兒與他拾錠鈔再於武英殿叩頭欽蒙宣諭你家去種田的種田有庄佃的使佃僕有伴儅的使伴儅你每還好學里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每父親便吃些虧呵如今朝廷也留箇好名你每自不知道胡你早將得這語來我纔知道是你家便提你回來爾那哥潑皮在那裏且由他去十九日謝恩辭奉天殿再於奉天殿御道東邊面見欽奉聖旨你每回去行着好勾當休污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父

親吃他每盡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等無分曉的呵他每也不忌他里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不虧他的好名你每大的教着那小的學着父親每行去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華蓋殿面見欽奉聖旨呵這幾箇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錠鈔過正了去於禮科領鈔再於華蓋殿謝恩欽奉聖旨恁每都在這裏歇着過正了去時再見我了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於華蓋殿面辭欽蒙賜鈔再於

奉天門左煖房内謝恩欽奉聖旨恁每回去至誠着恁老子都是君子人這章三盖是箇善善良良一箇老兒回家去好好的死了劉伯温他父子兩人都吃那歹臣每害了我只道他老病原來吃蠱了這胡仲淵他鄉里都信服他與我帶將許多人來只他那大的子不才他在金齒呵闕他在那裏錦衣衛官爾引他這幾箇去見東宮與殿下説這幾箇都是有大功的我如今老了怕他不知道恐民間有是非傷着他殿下記着當令錦衣

衛官同内官引去文華殿見錦衣衛官傳旨訖敬奉令
旨我知道了洪武二十三年復獲山賊吳再起等三名
六月初六日見奏聞欽奉聖旨錦衣衛官與他妝了人
你帶幾箇伴當來明日帶得裏頭來見了去初七日見
欽奉聖旨那三箇是舍人的伴當各賞鈔伍錠舍人是
劉伯温的兒子賞鈔壹百錠做盤纏回去長解的在那
裏着他入來賞鈔各壹錠闕鈔謝恩欽奉聖旨劉伯温
在這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到聖旨你父兒做

一世好人都停停當當的了你父親吃胡家下了蠱藥

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吃些苦麽你如今恰光榮

洪武二十三年為冒名提取賣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

見奏聞欽奉聖旨這是劉伯温的兒子你那裏是軍

罷再見欽奉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誥麽你帶得來麽回

奏帶得來聖旨便取得來取誥進欽奉聖旨宣吏部官

聖旨我到婺州時得了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谷珍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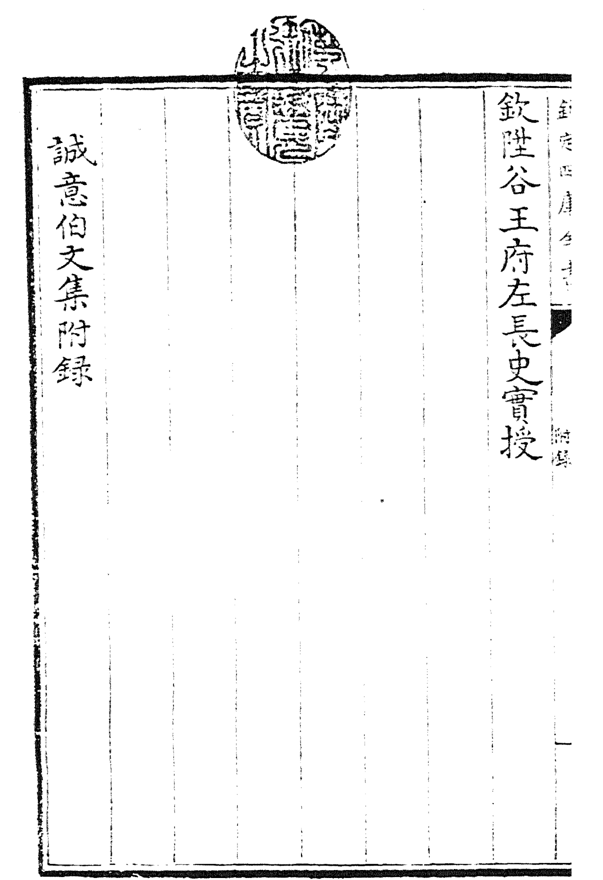
邊有陳友諒西邊有張家劉伯温那時挺身來隨着我

他的天文别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强如他那等鄱陽湖裏到處厮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吃他下了蠱只見一日來和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塊硬結但諒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鱉鱉的却死了這正是着了蠱他大兒子在江西也吃他藥殺了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事哥哥有

兒子在欽奉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理將大功
爵讓與哥的兒子好呵當宣劉廌進見襲爵二十三日
具服謝恩欽蒙各賜金綉衣服壹套全鑾鞍馬壹疋撥
賜南門内房屋壹處欽奉聖旨取得胡仲淵章三益葉
景淵三家來二十四日謝恩就往所賜房欽奉聖旨你
如今休去我也與你箇小職名兒與朝廷辦此事只着
報喜的家人稍着書子去着他每來二十五日欽奉聖
旨我考宋制除爾做閤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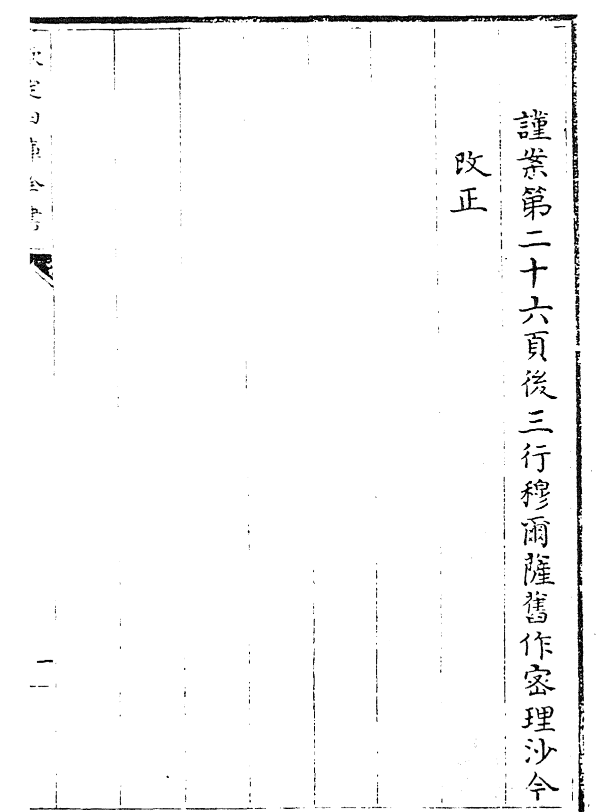
正似如今儀禮司一般不着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着
駕但是我在處爾便有着傳旨意發放事呵我如今着
你叔姪兩箇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
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
授正六品欽奉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洪武
二十四年二月回京二十日早朝奉天門見二十八日
欽奉聖旨着記事有不是我口裏說的說話他每胡添
上時爾便來說傳旨宣喚人三月初十日早華盖殿奏

事表都御史為車牛事不明白蒙寬宥不叩頭繼即出
班奏聞訖有項都御史出班服罪欽奉聖旨閤門使奏
爾里十一日晚朝奉天門欽奉聖旨今後爾每往來照
管着朝班但有這等的便來説我雖不罪他也着他警
省着巳前胡陳在這裏無人敢説他後來惹得不好里
六月十一日奉聖旨為雨澤愆期事着同衆官人到都
察院刑部審録究滯囚人七月二十七日充贊引官肅
遼慶寧四王行冠禮八月初一日午於奉天門御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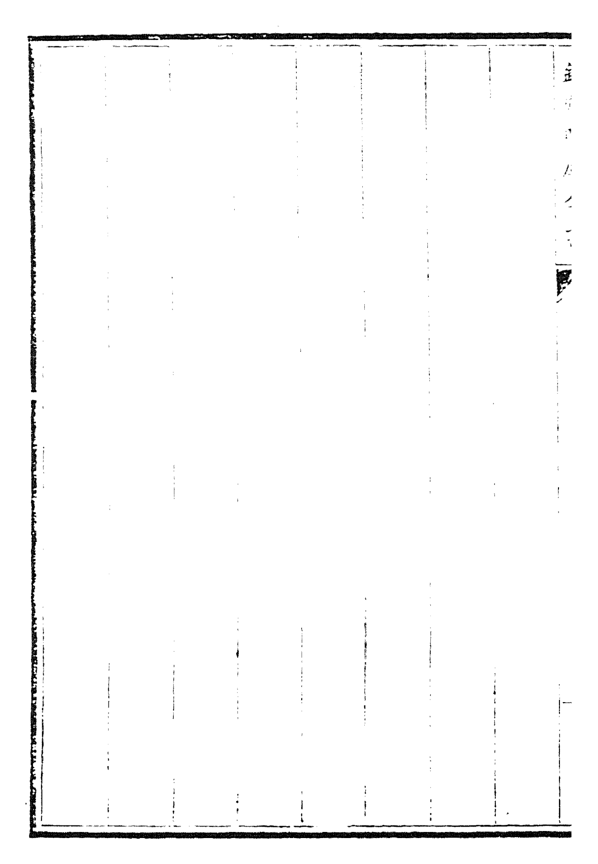
欽陞谷王府左長史實授

誠意伯文集附録



謹案第二十六頁後三行穆爾薩舊作容理沙今

改正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庶吉士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胡先鳴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台北市杭州南路1段55號11樓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FAX:3913415
TEL:(02)3951198